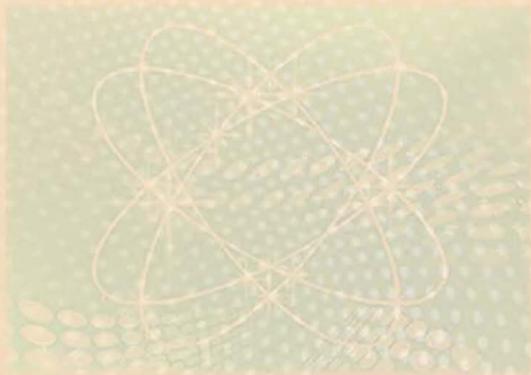


文史风景线

③④

汉文帝与汉景帝（下）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文史风景线

③④

汉文帝与汉景帝（下）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文帝与汉景帝/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。—修订本。—
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7.11
(文史风景线)

ISBN 978-7-5373-1465-7

I. 汉... II. 北... III. ①汉文帝(前 202~前 157)—生平事迹②汉
景帝(前 188~前 141)—生平事迹 IV. K827=3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7335 号

文史风景线

汉文帝与汉景帝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:830049)

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787mm×1092mm 32 开

印张:600 字数:9000 千

2007 年 12 月修订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978-7-5373-1465-7 总定价:2560.00 元(共 1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。

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，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。

文学，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，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；历史，能够传播历史文化，提高人的历史素养，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，塑造人的健康人格，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，应该互相渗透，有机结合，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，为了贯彻素质教育，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”的思想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，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《文史风

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,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容翔实,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;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学术性兼备;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,适合广大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,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,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,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编 者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章 | 恩威并施····· | 1 |
| 第十章 | 儒道并重····· | 9 |
| 第十一章 | 巍巍霸陵····· | 13 |
| 第十二章 | 景帝继位····· | 15 |
| 第十三章 | 循而略革····· | 44 |
| 第十四章 | 与匈奴的和战····· | 56 |
| 第十五章 | 七国之乱····· | 74 |
| 第十六章 | 冤杀晁错····· | 100 |
| 第十七章 | 太子废立····· | 122 |
| 第十八章 | 祭葬阳陵····· | 148 |

第九章 恩威并施

恩威并重护边境。汉文帝时期,边境问题系指与匈奴、南越的关系。现先说汉匈关系。

文帝即位时,匈奴的首领仍是冒顿单于,并东胡、南楼烦、白羊河南王、西击月氏、北伏浑庾、屈射、丁零、鬲昆、新犁等,统一了大漠南北,由游牧部族转变为奴隶主统治的强悍帝国。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(即左贤王右贤王)、左右谷蠡王、左右大将、左右都尉、左右大当户、左右骨都侯。军分两大部,由左右贤王统帅。贤王下之将,大者率万骑,小者率数千骑。万骑军下又设千长、百长、什长。匈奴善骑射,以战争掠夺奴隶和财物,“故其战,人人趣利。善为诱兵以冒敌。”文帝修书和亲,匈奴右贤王听信后义卢侯难支的话,与汉边吏结仇,“绝二主之约,离昆弟之亲”,不予理睬,于文帝三年(公元前177年)夏,“入居河南地(今内蒙古河套以南)为寇”。汉文帝遂致书冒顿单于:“汉与匈奴约为昆弟,无侵害边境,所以输遗匈奴甚厚。今右贤王离其国,将众居河南地,非常故。往来如塞,捕

杀吏卒，毆侵上郡保塞蛮，令不得居其故。陵轹边吏，入盗，甚弩无道，非约也。”右贤王军强，南侵至北地郡（今甘肃庆阳），掳掠甚烈（均见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）。面对威胁长安的匈奴，大将、大臣纷纷要求反击。《汉书·袁盎晁错传》记载晁错上书曰：“臣闻汉兴以来，胡虏数入边地，小入则小利，大入则大利；高后时再入陇西，攻城屠邑，驱略畜产；其后复入陇西，杀吏卒，大寇盗。窃闻战胜之威，民气百倍；败兵之卒，没世不复。自高后以来，陇西三困于匈奴矣，民气破伤，亡有胜意。今兹陇西之吏，赖社稷之神灵，奉陛下之明诏，和缉士卒，底厉其节，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，用少击众，杀一王，败其众而大有利。”丞相灌婴等，也力主出兵击匈奴，保卫帝都的安全，挫败匈奴右贤王的气焰。汉文帝看，只依致书“和亲”，不能阻止匈奴的侵犯，便下诏出兵。

《汉书·文帝纪》载，经朝廷文臣武将议定后，四年（公元前176年）五月，在匈奴右贤王大军压境下，文帝亲征，“幸甘泉（今陕西淳化），遣丞相灌婴”率边吏车骑八万人击匈奴右贤王，匈奴军从北地撤退。灌婴率军追至高奴（今陕西延安东北）、上郡（今榆林），匈奴右贤王败退塞外，文帝至太原（今山西太原）庆功。后因济北王反，文帝才令丞相灌婴罢兵。由此可见，汉若组织大军反击，并非不能取胜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记载，他也认为：“匈奴之众，不过汉一大县，以天下之大，困于一县之众”，甚为羞辱。若派大军征伐，“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

命”。这次北伐匈奴的胜利，对军、民鼓舞甚大，帝也非常高兴，赏赐诸民里牛酒，留游太原十余日，才返回长安。

汉军伐右贤王的胜利，震慑了冒顿单于，单于才致书汉文帝，答汉三年的书信。冒顿单于推卸说：汉边吏侵侮了右贤王，右贤王没向他报告就擅自南进。汉使来匈奴送书，匈奴派小吏入汉还报，汉未再派使来，两国遂不睦。今已派吏责问右贤王，罚他西征月氏，托天之福，已平定灭月氏。楼兰、乌孙、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属国，北方也已归匈奴。“愿寝兵休士养马，除前事，复故约，以安边民，以应古始，使少者得成其长，老者得安其处，世世平安。”冒顿单于主动派郎中系雩浅奉书入汉，向汉文帝献骆驼一匹、骑马二匹、御马四匹。匈奴使者于文帝五年六月入塞，送书至今西安北故长安见文帝，文帝让大臣议，公卿皆曰：“单于新破月氏，乘胜，不可击也。且得匈奴地，泽卤非可居也，和亲甚便。”六年（公元前174年），汉文帝派中大夫意、谒者令肩持书入匈奴，送去“服绣袷绮衣、长襦、锦袍各一，比疏（金发饰）一，黄金飴具带一，黄金犀毗（胡服带钩）一，绣十匹，锦二十匹，赤绶、绿绶、四十匹”。书曰：“汉与匈奴约为兄弟，所以遗单于甚厚。背约离兄弟之亲者，常在匈奴”，驳斥了单于将背约归于汉的诬言（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）。由此可知，汉与匈奴的复约，是在汉战胜匈奴的背景下才实现的。该年匈奴冒顿单于去世，子稽粥立，号曰老上单于。

老上单于初立,按约文帝遣宗人女(诸侯王女)翁主为单于阏氏,让宦官中行说(燕人)护送。中行说嫌漠北道远劳苦,不愿前往,帝令不改,勉强成行,心中不悦,向人说:“必我也,为汉患者。”至匈奴,中行说降而不归,老上单于对其宠敬。中行说挑拨汉匈关系,改变单于“好汉缿絮食物”而和好于汉的习惯。他说:“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,然所以强之者,以衣食异,无印于汉。今单于变俗好汉物,汉物不过什二,则匈奴尽归于汉矣。其得汉絮缿,以驰草棘中,衣袴皆裂弊,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;得汉食物皆去之,以视不如重酪之美也。”他又教单于左右书记,记录匈奴的人口、畜产数及大事。中行说教单于傲视汉皇帝,致书不礼。汉使者说:“匈奴俗贱老”、“父子同庐”、“婚姻杂乱”,中行说都予以驳斥。汉使欲辩论,说服匈奴用汉礼仪,接受汉俗汉文化,中行说怒曰:“汉使毋多言,顾汉所输匈奴缿絮米孽,令其量中,必善美而已,何以言为乎?且所给备善则已,不备善而苦恶,则候秋孰,以骑驰蹂稼穡也。”中行说熟悉汉室情况,大肆挑拨,老上单于逐渐疏远汉朝,不时入境抢掠(《汉书·匈奴传》),汉匈的“和亲”遭受挫折。

匈奴老上单于的入侵,根本原因是匈奴居漠北、漠南草原,气候恶劣,游牧经济为主,有许多生活品需从内地补充,农业奴隶的来源,也主要是汉族。中行说的煽动,只是起了助燃作用。《汉书·文帝纪》载:十一年(公元前169年),“匈奴寇

狄道”。即今甘肃临洮地区。十四年(公元前166年),老上单于率大军十四万南侵,从北越过汉军防线,奔袭朝那萧关(今宁夏固原东南),又至北地郡(今甘肃庆阳),都尉卬率军迎战,军败被杀。匈奴大肆抢掠,“虏人民畜产甚多,遂至彭阳(今甘肃泾川北)。使骑兵入烧回中宫(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),候骑至雍甘泉(今陕西淳化北)”(《汉书·匈奴传》),直接威胁到汉都长安的安全,形势相当紧张。汉文帝急命中尉周舍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,发车千乘,十万骑,军长安旁,防御匈奴侵犯长安,保护都城的安全;命昌侯卢卿为上郡(治所在今陕西榆林)将军;任宁侯魏遯为北地将军;拜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。文帝封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,内史栾布和成侯董赤(赫)为将军,北击匈奴。文帝欲亲征,被大臣、太子劝止。汉军分两路反击,与匈奴战,互有胜负,月余后匈奴退出塞外,未受伤害。从此,匈奴日益傲视汉军,年年入侵,杀掠人口甚多。其中云中郡(治所在今内蒙托克托东北)、辽东郡(今辽阳为治所)被杀掳万余人。晁错根据“匈奴强,数寇边”的形势,提出对策:一是“安边境,立功名,在于良将”,要择贤任之,即强将手下无弱兵;二是要择地形,训练精兵,制造利器,提高军队战斗力;三是武装降汉的匈奴人,以夷制夷,“有险阻”,以善骑射、熟地形的匈奴军击之,“平地通道”,“则以轻车材官制之”,两军相配合,万全之策也;四是匈奴游骑不定,往来于边境,或侵燕代,或入上郡、北地、陇西,汉兵少则侵,多则退去,致使汉军民

劳苦，防不胜防，“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藿石（城上布雷石），布渠答（铁蒺藜），复为一城其内，城间百五十步。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。先为室屋，具田器，乃募臯（罪）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；不足，募以丁奴婢赎臯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；不足，乃募民之欲往者。皆赐高爵，复其家。予冬夏衣，廩食，能自给而止”。这样一来，边地兵民充实，互相支援，匈奴不敢入侵也（《汉书·袁盎晁错传》）。汉文帝赞赏晁错之言并采纳之，徙民实边，并在边地筑城，五家为一伍，伍设长；十长一里，里有假士；四里一连，连有假五伯（吏职）；十连一邑，邑有假侯，忙时农耕，闲时习战，亦军亦民，从而加强了边防力量。在此形势下，匈奴复求和。

汉文帝后元二年（公元前 162 年）下诏：汉匈之战，民不得安。今天下大治，匈奴欲和，“计社稷之安，便万民之利，新与朕俱弃细过，偕之大道，结兄弟之义，以全天下元元之民，和亲已定，始于今年”（《汉书·文帝纪》）。实际上，文帝时的经济、军事力量，还不足以与匈奴大战，“和亲”仍是屈辱的权宜之计，并不能消除匈奴的威胁。后元六年（公元前 158 年）冬，匈奴三万大军侵上郡（治所在今陕西榆林），三万大军侵云中（今内蒙托克托东北），来势甚猛。文帝遂任命中大夫免令为车骑将军，率军屯飞狐（今河北蔚县一带）。任故楚将苏意为将军，率军屯句注（今山西代县北）。任张武为将军，率军驻北地。

任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，率军屯细柳（今陕西西安西北）。命宗正刘礼为将军，率军屯灞上（今西安市灞桥）。任祝兹侯徐厉为将军，驻守棘门（今西安北）。文帝设的道道防线，都是怕匈奴内侵长安，足见“和亲”难以完全解决边境安全。匈奴并不以“和亲”而停止入侵。汉与匈奴的“和亲”，是在军事力量暂不能彻底解决边境之患的情况下，采取的妥协办法，且又是在一定的武力下实现的。这在客观上为汉匈双方取得了较为有利的环境，对生产是有利的。双方的“互市”，也促进了汉匈的经济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往来。

妥善处理南越问题。《汉书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载：“文帝元年，初镇抚天下，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，谕盛德焉。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，岁时奉祀。召其从昆弟，尊官厚赐宠之”，以安抚南越帝赵佗之心。丞相陈平又向文帝举荐陆贾，帝封贾为中大夫，与谒者赴南越下书，劝赵佗去帝号，臣属汉朝。赵佗称皇帝后，心也不安，惧汉室征讨。文帝致书曰：“今即位，乃昔闻王遣将军隆虑侯书，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。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，亲昆弟在真定者，已遣人存问，修治先人冢”，已施恩于王。前闻王举兵北侵，南郡、长沙备受王害，朕不忍士兵、将吏、人民被杀害，也不忍割长沙予王。“两帝并立，亡一乘之便以通其道，是争也；争而不让，仁者不为也。愿与王分弃前患，终今以来，通使如故。”陆贾至南粤，赵佗“乃顿首谢，愿奉明诏，长为藩臣，奉贡职”，并上书谢文帝

曰：“老夫处粤四十九年，于今抱孙焉。然夙兴夜寐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目不视糜曼之色，耳不听钟鼓之音者，以不得事汉也。今陛下幸哀怜，复故号，通使汉如故，老夫死骨不腐，改号不敢为帝矣！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，翠鸟千，犀角十，紫贝五百，桂蚕一器，生翠四十只，孔雀二只。昧死再拜，以闻皇帝陛下。”由此而知，文帝的安抚政策是成功的。南粤王虽为今河北正定县人，但由于其家族及将士长期生活在岭南，习俗已受到当地民族的影响。如发掘的墓葬，墓制与中原汉墓有一定的差别，而与广西罗泊湾西瓯君夫妇墓却有许多相同之处，即是一例证。广州中山四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发现的南越(粤)宫殿类建筑遗址，以大型砖铺地面。五华县雄狮山的西汉初建筑基址前有道路，山顶部有大型回廊式建筑，主体建筑在高地上，出土有大量的板瓦、筒瓦、瓦当等，既仿中原城制，又有地方特色。清人梁廷楠《南越五主传·先主传》云：南越王赵佗，“以龙川为兴王地，就五华山筑台曰长乐。”雄狮山遗址当为“长乐台”。从墓葬出土物看，南越王赵佗时期，还是畜牧与农业并重，生活用品以当地产品为主，有少量秦汉产品，其社会性质已是封建制。闽越(今福建福州)王摇、粤东海王时期亦然。朝鲜王满(燕人)也臣服于汉，与辽东太守共守边境。

第十章 儒道并重

汉文帝遵循高祖、惠帝之业，在政治上务求安定，经济上，务求恢复和发展，因而在思想上就需改变秦朝的专制，实行较为自由的政策。至文帝时期，虽然同前代一样，仍然尊重黄老之学，但对诸家、阴阳家等学派也予以重视，产生兼容各家的学术局面，对“无为而治”起了相当好的作用。

《汉书·张苍传》载：秦柱下御史张苍，“无所不通，而尤邃律历”，汉文帝时，他由御史大夫升任丞相，代替灌婴相位。“苍为计相时，绪正律历。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，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，不革。推五德之运，以为汉当水德之时，上黑如故。吹律调乐，入之音声，及以比定律令。若百工，天下作程品。至于为丞相，卒就之。故汉家言律历本张苍。苍凡好书，无所不观”，知识十分渊博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云：十八岁的洛阳人贾谊，“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”，被文帝召为博士，迁升为中大夫。“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宜当改正朔，易服色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。乃草具仪法，色土黄，数用五，

为官名悉更，奏之。文帝谦让未皇(改)也。然诸法令所更定，及列侯就国，其说皆谊发之。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。”后遭大臣反对，未果，任长沙王太傅。他赴任中，至湖南长沙，渡湘江而作赋吊屈原，章句优美，辞意真切。在长沙，贾谊思古联今，作赋自慰。文帝思念在潮湿之地的贾谊，徙封谊为江北梁怀王太傅，数问天下得失。贾谊在梁(今河南商丘)，据“天下初定，制度疏阔。诸侯王僭儗，地过古制”的情况，上书文帝，言如何长治久安？他说：“高皇帝以明圣威即天子位，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，多者百余城，少者乃三四十城，恭(德)至渥(厚)也，然其后十年之间，反者九起”，“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”“假令悼惠王王齐，元王王楚，中子王赵，幽王王淮阳，共王王梁，灵王王燕，厉王王淮南，六七贵人皆亡恙，当是时陛下即位，能为治乎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”。这些诸侯王，名义上为汉臣，实际上不行君臣礼，视己为皇帝昆弟，私封爵，赦罪人，立宫室，不行汉法，长此下去，帝“怎能安”？贾谊向文帝建议：“割地定制。今齐、赵、楚各为若干国，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尽而上，及燕、梁它国皆然。”地小、人少，形成无力自治而依赖中央之势，皇帝可治理王国，天下即可安定。他又总结自“五帝”、三代、春秋、战国、秦王朝以来的经验教训，建议文帝明法度，定理仪，行仁政，惩罪者、奖廉者，护边境，发展生产。文帝对博学的贾谊十分敬重和信任，谊悲伤而逝时，帝非常悲痛，

为天下失之大材而叹息。班固亦赞曰：“刘向称‘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，其论甚美，通达国体，虽古之伊、管未能远过也。使时见用，功化必胜。为庸臣所害，甚可悼痛。’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，谊之所陈略施行矣。及欲改定制度，以汉为土德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，及欲试数国，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，其术固已疏矣。谊亦天年早终，虽不至公卿，未为不遇也。凡所著述五十八篇，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。”一个封建皇帝，对人才如此重视，实在值得称赞。鲁国博学之士公孙臣，于汉文帝十四年(公元前166年)上书文帝，认为汉应以为土德，并预言黄龙将作为土德的符应出现。文帝将此交给主张“水德”的丞相张苍去办理，张苍不相信。次年春天，陇西成纪(今甘肃通渭县)果出现黄龙，于是文帝拜公孙臣为博士，与诸生草拟土德之制，张苍自感才学不如公孙臣，便辞去了相位，不加干涉改制之事。赵人新垣平宣扬“神气”，说长安东北有征兆，文帝即在渭阳(今陕西渭水北岸)修建“五帝”庙，亲去祭祀，封新垣平为上大夫。后来，新垣平搞巫术骗文帝，才被处死、灭三族。阴阳五行学在文帝时较为盛行。

汉文帝对儒家学说也是重视的。他曾召集诸生，据《六经》作《王制》。又设儒学博士，召集士人研究儒家经典。齐鲁地授《尚书》的伏生，年九十，不能应召，文帝除派太常晁错去拜师学习外，又封他的弟子欧阳生和张生为博士。文帝在设《书》博士的同时，还封精通《诗》的申公(鲁人)、韩婴(燕人)为